

上海文艺评论
专项基金

特约刊登

■钱眼识人

当社恐女孩说起脱口秀

今年的脱口秀大会在豆瓣上的评分并不高，但是也不能因此全部抹杀它的价值，至少越来越多的女性创作者走上舞台，为大会聚光聚人气。在这些演员中，我最喜欢的就是乌乌。她也不是首战，但依然没有摆脱紧张感，只要站在台上，身体就会不由自主地蜷缩，放不开动作，也没有夸张的表情，只能平心静气地把她的故事讲出来。可奇怪的舞台效果发生了，她越是淡定、娓娓道来，越是有炸场的效果，在嘉宾大张伟口中，这位脱口秀演员是有一些“好摇滚”的东西。我理解这里的“摇滚”指的是一些未经滤镜打磨过的真实的生活毛边。

乌乌讲过的一些梗或者观点，在社交平台上引起强烈的反响。比如谈内卷，她就一针见血地指出绝大多数人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无论是卷还

是躺，只能随波逐流。再比如她调侃自己在健身房的经历，与其戒碳水不如戒色，这样就不会被男教练忽悠，一次又一次地打卡而为难自己的钱包。

人们在这位社恐女孩中看到了自己的倒影，无关性别，关乎成长。很多有共性的记忆扑面而来。比如曾经强势，试图指导你人生的母亲；比如患得患失的恋爱体验；再比如面对领导以及背后话语权的紧张等等。于是，乌乌成为本届脱口秀大会中的“一枝独秀”，投掷的就是一把温柔的小刀，于无声处戳中现代人的心。原来我们都一样，准备好了吗，接受不完美的自己与人生。能够达到这种戳人效果，看报道很可能得益于乌乌的专业背景，她毅然决然违背父母意愿去北大学创意写作，疯狂地从各种文学经典文本中吸收营养，还曾用自己

的语言风格重写老舍先生《骆驼祥子》的故事。尽管她看起来那么普通、拘谨，但殊不知在这个过程中身体里已经积蓄了强大、精准的喜剧力量。

从阅读中获取力量，战胜自己的怯弱而挺进世界，这样的轨迹让我想起今年看过的一本小说《蝌蚪吟唱的地方》，它已经成为全球现象级爆款。故事里就有一个女孩，独自在一片危险的沼泽地里生活并成长为生物学家兼作家，撇开悬疑案件的叙事外壳，最打动读者的恐怕是亲眼目睹一个野孩子如何通过学习和阅读成长为一个有魅力的学者，这个过程按照影视圈的话，就是典型的逆袭爽文。回到乌乌身上，你就能看到与小说的相似之处，一个外貌并不惊人，远离主流标准的女孩如何掌握了表达自己也保护尊严的武器。

一个脱口秀女演员可以在不动声色中用最精炼的字句剥开现实中女性可能遭遇的各种尴尬、窘迫，让笑声冲刷沉重的叹息、刻板的标准。所以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看到有共情能力的观众欢呼，脱口秀不能没有女性。同样，当下的影视创作、体育赛事、科研等等行业都不能没有女性。

很可能，这些行业的佼佼者中就有一些曾经有过“丑小鸭”的时刻，怯生生地被标准审视。好在这些丑小鸭本是天鹅坯子，她们需要的只是一个反转的时机，然后就可以走上舞台沐浴光彩。

钱德勒

媒体人

■花言峭语

与谁同笑

看《脱口秀大会》第五季，才惊觉，这个节目都已经出现五年了，好几位演员出场的时候，字幕都打上了他们成为脱口秀演员的时间，三年、四年。

作为观众，看这个节目，是一路笑过来的，但笑着笑着，原来一起笑过的人，有些人可能就笑不出来了，有些人起初不会笑，慢慢也笑得出来了。

有时候是因为演员，需要有个熟悉的过程。熟悉他的风格，熟悉他的尺度，熟悉他的生活，培养出一点感情，这样才能笑得出来。面对陌生人，笑有的时候可能是冒犯，尤其是身份来历和自身情况比较特殊的陌生人，比如小佳。所以大张伟点评小佳的时候说：“观众也在进步，因为像小佳这样，身为一个观众，刚开始的时候，都不太敢笑。”

起初不敢笑，是担心笑成冒犯，触碰各种隐形红线和条条款款，慢慢

发现，他自己触碰了这些冒犯的红线，把自身情况当做平常，甚至生怕招来过度的同情和小翼翼。于是，红线不成为红线，跟随他的人也就不敢笑了。

再比如步惊云或者黄大妈，看她们的表演的时候，我们是担忧的，这样拿自己的丈夫和家庭开玩笑是可以的吗？我们倒是笑了，笑过之后她们怎么办？我们也可以有自己的黄阿丽了吗？看过两场，能够接受这是一种职业表达，也就敢于笑出来了。

有时候是因为观众自己。现代生活飞速前进，每天要接受无数信息，以至于我怀疑，佛教里说的未来人的寿命是八万岁，是按信息量来衡量的，以前的人，一生接受的信息恐怕也就几个G，而现在的我们，一天接受的信息就是几个T，按一辈子接受的信息量来进行比较的话，我们的一生，八万岁都不止。

但走着走着，有些人就停在原地

了，不再接受新信息了。检测方法，就是《脱口秀大会》这种节目，乌乌的“显性社恐”“真题”，以及“做不出题可以把题干抄一遍”这种梗，离开校园有段时间的人，是不太可能领会的，这都是85后才能领会的梗。程璐段子用现代互联网公司的新词和黑话做梗，拿“喜剧人口”“喜剧街区”“私域流量”开涮，也都是需要一点门槛的。所以鲁豫说自己一直找不到拍灯的气口，担心这个门槛有点高。

所以，很可能，笑着笑着，和你一起笑的人就变少了。因为笑是要共同知道的信息共识打底的，就像上扶梯，少踩一阶，就跟不上了。然后越拉越远。比如某个国际争端发生后，有人用某名人的半边脸做了个恶搞图，我们老朋友群里，就有一些人完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就需要追根溯源，从这位名人的演讲视频说起。当然，我也相信，有些人认为这样的事是不能拿来恶搞和笑的。总之，一

起笑很难。

所以，杨磊剖析自己的时候，说自己之所以状态没那么好，可能是因为有一年没有怎么上台了，就像练健身，一直用一个很大的重量来练，停一段时间之后，再回到这个强度就不适应了。那种微妙的节奏、语气、表情，恐怕都很难找回来了，更重要的是，那种站在舞台上的自信，也需要很久才能找回来。

其实不光演员是这样，观众也是，一直接受高密度的信息，突然停下来，再重返社会的时候，很可能就跟不上了，也就笑不出来了。一旦掉队，就一直掉队了。所以，和谁一起笑，怎么笑，为什么笑，还真是个严肃的问题。

韩松落

作家

■早闻狄声

都市女性群像的样板间

接连追了几部以都市女性群像为噱头的作品，我有一种很强的困惑：今时今日女性的人际与情感关系真的如此雷同吗？这些电视剧里，女性群像的设定相当标准：一位是风风火火的女霸总，一位是勤勤恳恳的全职太太，一位是上进认真的平凡女孩，如果还有名媛，则一定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小公主”。

人设固定了，情感关系也随之被限定：女霸总必然有一段热烈的姐弟恋，奔放的弟弟会大胆出击，让她又享受又纠结着不敢接受；全职太太肯定有数不尽的琐碎烦恼，丈夫大概率会出轨，她会顺理成章地破茧重生；平凡女孩一般是独自漂泊在异乡的那一个，恋爱多年的男友很可能突然变了心，她痛定思痛，在职场上发展出

了新的爱情；而那个娇养着长大的“小公主”，或许更愿意张扬地倒追成熟的男性角色，让“叔圈精英”们毫无抵抗之力。

与此同时，这些女性之间坚若磐石的友谊，也是可以预想的：她们会仗义地见证闺蜜直面第三者的“修罗场”，会凑在一起为彼此的职场难题出谋划策，还会一起热热闹闹地聚会，顺便引出不同的感情线索。电视剧一定精心安排了这些摩登的相聚画面，有时是一起依偎在沙发上，有时是在酒吧举杯共饮，反正不管什么场合，最终她们都会有励志的金句输出。

当然，很多作品有时也会继续发挥，比如女霸总在职场上难免要遭受诋毁，全职太太和婆婆的关系总是尴

尬，平凡女孩的原生家庭恐怕有些重男轻女，而“小公主”看似富足的生活很可能一夜之间破灭……说来说去，就是几种典型的套路排列组合，你方唱罢我登场。

故事和人设套路了，选角和表演自然也灵活不到哪里去，各类都市题材“专业户”顺势登场。无论是时而走路带风时而眼神妩媚的姐姐，还是时而强势出击时而楚楚可怜的弟弟，相似的场景和桥段，决定了演员们只能一次次给出类似的表演，当真叫人乏味。

平心而论，我无法批评这些故事不真实，因为它确实高度凝练地概括了当前不同性格、职业、年龄的女性的生活特点，人物对应的情感线索也在过往的作品里得到了观众的认可和

收视率的验证。但越来越多雷同的故事，显然是走进了集体懒惰的创作怪圈——电视剧的创作者们忽视生活的其他可能，只是一味沿用同样的范本，美其名曰是“戏剧的典型性”。

我愿意相信，不同的导演、编剧、演员也曾在写作和拍摄过程中认真地下过生活，尝试为作品和人设加入更鲜活的细节。可这一切努力，依然无法改变作品结构性的固步自封。就好比在千篇一律的样板间里摆放不同的鲜花，花开得再好又怎么样？样板间还是那个样板间。

常原狄

媒体人

长风新

媒体人